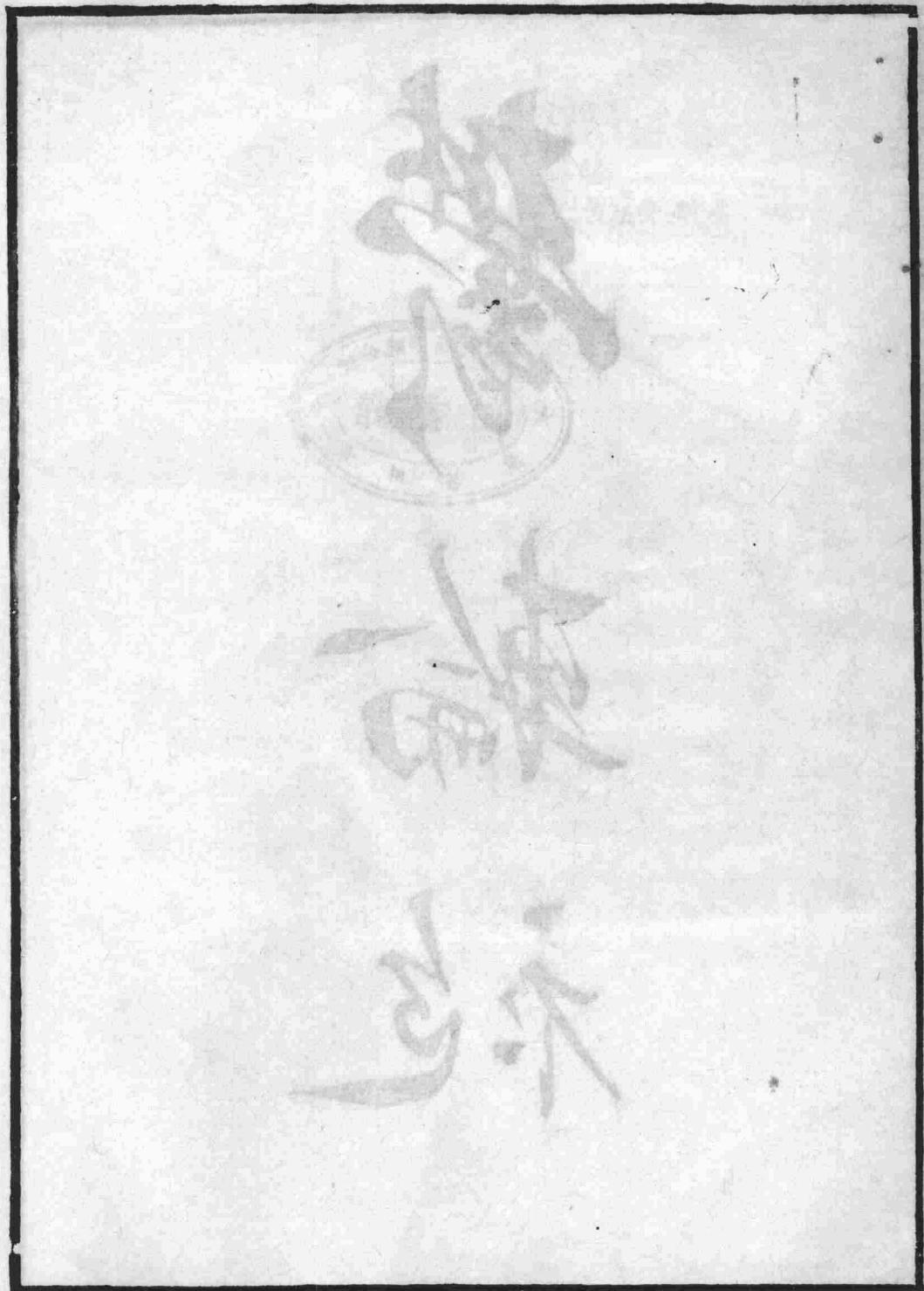


盛明杂剧卅种



狂
歌
輪
袍



盛明雜劇

鄉那辰玉王 衡誤 武林

長吉黃嘉惠 閱

西湖林宗沈 泰評 文甫周文憲

鬱輪袍

辰玉滿腔憤懣

借摩詰作題目

故能言一已所

欲言暢未暢閱

世人所此則登

喬秀才兩番錯認 啞文字四面受攻
王摩詰腌臘學士 韓持國自在三公

第一折

冲末扮岐王上 江渚歌滕閣、河間揖獻王、交輝棠棣萼、奕葉自相當。則我今皇帝睿宗之子、岐王範

科錄正

不必作

千佛名

經焚香

頂禮矣

韓持國

覆瓿已

久何必

以彼易

此

是也。雖則是生于富貴叢中、平生喜得是讀書賦詩、招集天下文人墨士、這邊有一箇王維秀才、論着他的詩文、我拜他也是肯的、爭奈我累次降禮去請他、他只是不來、今年科場大開、我姑娘九公主、他權傾一世、囑託的風也般行、明日我諸王去他家做壽、不免寫書與王秀才、在公主前施些伎倆、這狀頭可是拾芥的易也、當直的何在、當直上好箇僕齋、生得胎孩只會吃飯不會走、差爺那壁廂使用、應俱下裴廸上秋雨滴槐黃、蟬聲送夕陽。

馬蹄隨計吏。終日爲君忙。則我姓裴名廸。關中人也。自幼有超世之才。出塵之志。與太原王維做個生死的兄弟。今大比年。與哥哥僦居長安旅店。哥哥此時還未起哩。試喚哥哥咱。喚介正末王維上身名不問十年餘。老大誰能更讀書。林中獨酌隣家酒。門外時聞長者車。小生姓王名維。字摩詰。太原人也。隨俺父親汾州。便做了河東人。則我自少有俊才。工作詩文。兼通書畫。性解音律。尤善琵琶。仗我的才名。怕道功名不到手。只是我看得功名。

輕哩。每日則是守着的護經簾。晨鍾暮磬。是好逍遙也。兄弟。我早課未了。你喚我怎的。裴哥。這槐花又早黃也。這正是秀才生日。我與您怎生發付他。未笑介。我道怎的大驚小怪。原來只要證這秀才果。這也何難。

點絳脣。撲斷吟鬚。咬疼食指。書中死汲汲孜孜。只爲這一箇功名字。

混江龍。搏得到雲生兩翅。都不過三分錢。二分命。一分詩。只是那妖神索食。借一箇孔子爲尸。消不得大

奪他人
之酒杯

澆自己
之磚礎
娓娓平
其言之

功勞纔帶這黑貂蟬。眞賢良。纔穿這白鷺絲。讀殘書。
軋鼈鼈餓殺北窓螢。走便門穩當當受用王門瑟。有
什麼鋒頭利鈍。舌底雄雌。

兄弟可也有箇難的。裴什麼難。未做文章難哩。裴

是。是。是。文章道理多哩。則是文有五色四科。詩有
四聲八病。曹不陸機說不盡的。真是好難也。未不
是這箇難。這是死法兒學來學去。野蠶也會做繭。
怕的是半白半黑主司的眼睛。忽青忽黃。紗帽的
面孔。秀才家在他面前。擗不得斤。播不得兩。高不

就低不湊這箇難哩。

世人總學操觚
便不讓登壇名宿誰肯說箇不是

油葫蘆地下天高一片紙說將來隨口是一箇的嘴囉嚟獻盡學堂村一箇的眼鬟鬆買弄衙門字熱心兒當地灰冷話兒人前刺枉相思折桂攀蟾事急忙中難記取最高枝

兄弟與你擦着門靜坐一回者俱下當直上偌大這箇城子那裡不嵌了這一箇酸丁尋了一日纔得什麼王維的下處我試叩門咱末上應介

天下樂日午何人叩茅茨開時

當直你是王維秀才

其言
默數平

麼。末是、是、是、某在斯。_{當直}我是岐王差來的。未驀然的無情春色到花枝。淮南王招隱詞。貴人行禮先施。我不是曳裾人。休亂指。

_{當直}你休得要沉吟。你且看了書者。未接書拜介

殿下千歲。_{看介}他書中道來日九公主設宴。着王

維扮作樂工。隨岐王進去。呈詩獻技。取他那箇狀元呀。岐王。你待王維是何等人也。試與兄弟說咱。

_{喚裴介裴}哥哥。這是誰的書。書中是什麼事。未這

是岐王的書。着我來日扮作樂工。隨他上九公主

壽呈詩獻技奪取他的狀元來哩裴哥好好這是
天掉下來的狀元你不應承待怎的末阿呀兄弟
你也這般說自古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王維今年三十歲也若我肯將機就機當初岐王
累十次請我我索應承他了貞女守節半世到在

中途嫁人麼

那吒令鷦鷯巢一枝餓殺還強飽竊脂王維雖識字。

窮煞難將媚有司高特特一條兒上月梯冷甘甘半
世裏浮雲志大古來不交水米何用尋思。

若真窮
煞恐善
媚亦有
司所勿

裴哥。是。是。我。是。試。你。哩。你。既。然。不。肯。怎。生。回。他。去。
末思介他央浼我不是一次。若朗朗的白破。他面上不好看。兄弟。我且葫蘆提回他者。對當直。你回去道書中意兒。王秀才知道了。待放榜後自來曲躬低首謝恁岐王也。

金盞兒非是我吝言詞。沒尋思。我羞殺那世間人呵。搃相知先通些文字。揭榜前先認下主司。則我呵文章原有用。則你大王呵。天地本無私。片心兒隨恁去。告殿下自思之。

當直怎麼便是這樣空手歸去。大王道我閑耍一回、不曾見你來、要箇信兒纔好。末嫌疑之際、回書却難寫、只將這拆過原書、回覆恁大王罷。使者空勞了恁也。

謝介言

尾意含絲心寫字。謝使者親賚到此。叢桂留人人未起。北山笑我我何辭。樂難支不羨那山雌。自有饑人會獻詩。面對着不知名的天使。心許下不通書的弟子。則我這五知堂不透利名匙。

末下當直不知他悶悶的說什麼、我且回覆我岐

王去來

第二折

王推上則我原叫王推。一生只虧面皮。前科央人
替做。劈頭少了破題。枷了一箇月日。吃了幾箇棒
槌。老辣了一發。手滑如今屁股便是面皮。我的名
原是王推。做箇本學秀才。只爲近日有箇太原王
維。詩文的名盛得緊。我便算箇便宜。放住佳字。這
邊遇着熟的人。便守着我的才。丁若生的人。便搭
上一箇紐絲。不知被我哄了多少人。今年大比之

滑稽得
妙頑鈍

年外面嚷嚷的說狀元已是定了、不是張九臯、便是王維、他兩人的文字又好、且張九臯是九公主愛他、王維是岐王薦他哩、在下本錢脚色俱不濟、沒奈何只得日日帶一頂短簷氈帽、去街上撞來撞去、倘或撞得一箇好消息、不枉我更名改姓、這一番遠遠望見一箇人來了、這箇人像王府裏打扮、我且撞他醒哩、撞介當直驚問介推阿呀、冒犯冒犯、一向一向老哥在王府裏、撰得壯了、當直惶恐惶岐王不曾另眼看覩咱哩、哥、恁是誰、莫非

是東街上賣嘴的黑面王麼。推是是。當直賣了多時嘴，只得這一頂碗頭帽。推便是不得意哩。哥，你今日閑消消走些什麼哩。當直說也惶恐。我爲王維這箇窮弟子，走了一日，又不得他一杯茶，一張紙，只還了我原書，可不枉走了這一遭。推一定是一閑事，不消回書的。曾前挾的就是麼。借過一看，看介嘎，原來是教他畫壁哩。還了你，他說什麼。當直道放榜後，親來謝你岐王。推這窮廝拿糖哩。他常到你府裡麼？當我不會見這廝。推哥如今在那裡。

去當我回覆大王去推嘎我還要到那邊去哩當
下推笑天來大的造化原來岐王教王維度一套
新曲往九公主宅做壽要就便薦他狀元哩那岐
王又不認得王維那王維又沒有回書我且替他
領了這箇狀元咱只是一件我那裡曉得什麼新
曲來想介嘎有了有了前日悲田院聽得抱琵琶
的漢子彈什麼鬱輪袍一定是未入樂譜的我隨
分劃幾劃便罷這箇原是借題發揮不什麼要緊
要緊的全在我半邊紐絲哩下